

编者按 为热烈庆祝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省教育厅开展了“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与教育”主题征文活动,面向教育工作者等广泛征集稿件,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本期7版、8版选登部分优秀征文,用生动的叙事、鲜活的情节,展现当事人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受益、见证、参与、创造”的经历和感受,映现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我省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从77级高考生到中外合作办学实践者

■西交利物浦大学 席西民(口述) 石露芸(文字整理)

1974年3月2日,我高中毕业返乡劳动,这一劳动就是4年。

1977年秋季恢复高考。那时我们奋战在农业大会战的工地上,晚上从工地回来,点着煤油灯看书。

77级的考试竞争非常激烈。一天傍晚,我往井场走,半路有人叫我,说有个通知寄到我家里,我拿到一看,是录取通知书。

1978年3月2日,我走进了陕西机械学院。之后的整整40年,我经历了整个中国从吃不饱穿不暖到迅速变成一个富裕社会的过程,同时,也亲身经历了和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40年来的大变革、大发展。

中外合作大学: 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新事物

2008年,当我接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时,已在西安交通大学做了10年副校长。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典范,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办学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过程中冒出来的一个新事物。

加入WTO后,中国对外承诺开放教育市场,2003年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站在这个时间

点,一方面,西交大希望利用苏州的地理条件,搞一场国际化的教育探索,另一方面,英国利物浦大学也有它的国际化战略,而苏州政府也希望西交大以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促进工业园区的发展。三方都有需求点,于是一拍即合。

这个创举由我来负责推进,包括代表西交大与苏州工业园区、英方的各种谈判合作。2004年双方签协议,2005年批准筹办,2006年正式拿到license……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也体现了教育变革过程中的曲折。

2006年9月,首届160多名本科生入学“西浦”。

1小时深谈: 从“体制人”到“市场人”

2008年,我受邀担任“西浦”执行校长,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抉择。

按照协议,执行校长这个职位,必须由英国利物浦大学提名,由董事会聘任,也就是说,我需要从西交大党委常委、副校长的岗位上辞职,变成“市场人”。

按照我多年的习惯,做重大

决策的时候,必须要在战略上非常清醒。就当时的“西浦”来说,关于学校本身的运转,我一点不怕;最大的风险是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问题:政府对这所学校怎么看?

3月份的一天晚上,我从西安飞过来,从虹桥机场到苏州已经深夜11点了,我打电话给时任苏州独墅湖高教区高教办主任叶峰,他是直接支持这一块发展的负责人。我邀请叶峰到我住的酒店来,我对他说,我有可能全职到苏州工作,但是我必须弄清楚政府对这所学校的看法和将来的思路。我们俩聊了一个小时,他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我就飞回西安。我决定接受这个任命,于是这个重要决策诞生了——因为政府很重视、支持这所学校,所以战略上不会有太大风险。

从西交大辞职需要经过教育部认可。当中组部、教育部的领导正式找我谈话,征求我愿不愿意继续在公立大学工作时,我跟他们讲了我决策的3个基本点:第一,西交利物浦大学现在看来还很小,弱不禁风,还有很多不成熟,但它是一所国际化的学校,按

照国际化的标准来办学,拥有很大的空间;第二,既然是国际化,它可以整合全球资源,资源的限制要小很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全球重塑教育的时代,给了新学校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让这所年轻的国际大学跟全世界最好的学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探索,而且它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叫作“后发优势”,没有包袱、没有负担、没有桎梏,又可以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领导听完后表示理解,“你是有抱负的人,我们没意见”。

“西浦”十年: 从1.0版本迈向2.0时代

10年前,我们在办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传统教育遇到了很大挑战,那么“西浦”能否利用国际合作这个平台,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大学和教育模式?

这10年构成了“西浦”高等教育探索的1.0版本,我们走得还算比较成功:在教育上初步形成了创新型的“国际化专业精英”的培养模式;在大学运行上形成了一

种网络化、平台式的大学组织管理体系;在大学与社会互动和服务层面,初步形成了开放式的校园、大学与社会互动的机制以及共生共享的生态体系;在对教育变革的影响上,建设了辐射和影响全国的教育领导力、前沿研究与培训基地。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在专业精英体系继续深化和完善的基础上,培养出能够站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肩膀上,驾驭未来新行业的高度复合型人才和具有跨文化领导力的世界公民。这种人才不是专业精英,而是行业精英,就是他们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行业知识,还要有整合能力、创造性以及管理和驾驭能力。

针对这一命题,“西浦”正在开启高等教育探索的2.0版本,包括探索培养未来行业精英和业界领袖的“融合式教育模式”;探索新时代大学的概念和校园新形态;大学与社会共享共生创新社区的营造;通过教育研究与传播基地,更深远地实现“西浦”通过自身探索影响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的使命。

“急农村中小学之所急”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金辉

我1966年高中毕业,与“文革”中的大多数回乡知青一样先当农民,后当代课教师。1977年小平同志亲自拍板恢复高考,我成为四乡八村第一个“富农出身”的大学生。1984年8月,我任职学校的校长通知我参加教育局召开的校长会,会上宣布我任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当时,我很是忐忑,领导找我谈话时,我牢牢记住了这样一句话:“急农村中小学之所急,办农村中小学之所需,是当前教师进修学校的重中之重。”

我仔细学习有关文件,其中1977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工作的指南和动力:力争到1985年,使现有文化业务水平较低的小学教师大多数达到中师毕业程度;初中教师在所教学科方面多数达到师专毕业程度;高中教师在所教学科方面多数达到师范学院毕业程度。

那特殊的年代,有着特殊的际遇,也演绎出很多特殊的故事。我深知那时教育、教师的“欠账”是多么严重,更深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根”的内涵是多么深刻。现在回忆起来,在那“成千上万鲤鱼跳龙门”的日子里,中师函授真的是“激情燃烧,刻骨铭心”。

1982年起,南通县就有2000多名小学教师参加中师函授。那时教育学教师奇缺,分管函授的校长和我商量任教,我一口答应不管多大困难也要上好“教育学”。接到任务时,我拿到了一本和学员一样薄薄的讲义。接到任务后,我才知道这个任务有多难,教学时间为36学时,并由南通大市组织统考。我第一时间把自己扎进低矮潮湿的图书室。在图书室中找书既像“大海捞针”又如“火中取栗”,除去老掉牙的凯洛夫的《教育学》外,就是“教育革命经验选”。无奈之下,我只好骑着长江牌脚踏车到南通市教师进修学院借书,两三天早出晚归抄了满满3大本;再两三天夜以继日精挑细选,36学时教案写了厚厚3大叠。

授课的日子终于到了。第一轮面授3天,我一人面对320个学员上课,教室就在大饭堂。一屋子吹得呼呼响的电风扇、一只大喇叭、几支粉笔成了我最好的陪伴,但依然掩饰不了我内心的担忧:这么多人,这么热

的天,这么简陋的学习环境,这么几页讲义,就凭我这张大嘴,这大课可要“大乱”了。

素未谋面,总要有个见面礼,我问:“学过教育学的请举手。”没有一只手举起,我的心开始上提。

再问:“学过教育的请举手。”还是没有一只手举起,有的只是面面相觑。顿时,我觉得大饭堂里气氛有些异样,那呼呼的风扇让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上。

我稳了稳神,说:“在座的有白发苍苍的老教师,有年轻英俊的新教师,就是没有学过教育学的,也没有学过教育的。下面,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我故作镇静:“有教育实践的请举手,就是给学生们上过课的。”

霎时,全场的手都举了起来。我故作欣慰,大声说:“教育学是研究教育实践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我们都已实践,这门教育学就一定学好。”全场终于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简短的开场白一下子打消了学员的畏难情绪,也很自然切入了主题。虽然台上的我声音嘶哑,台下的他们汗流浹背,但3天的学习没有一位上课时开小差。

50岁开外的老师们像小学生一样坐在饭桌旁一边听一边记,眼里充满着渴望与惊喜。一位妈妈老师带着未满月的儿子来听课,还带着陪同的婆婆。一看到乖儿子要哭了,连忙示意婆婆把他带出教室,而她继续争分夺秒地听着、写着。

午后三四点老教师烟瘾要来了,我也点支烟走进他们中间,一下子都围上来了:

“金老师,我们赶上好年代了,干了十几年教育终于接触到真正的教育学了。再苦再累也值!”

“金老师,早上3点多钟我就往这边赶,边骑自行车边背你讲的知识,30多里路一会儿就到了。晚上再往回赶,又可以把今天的内容消化掉了。”

……

刻骨铭心的话让我感动着,我一连站了3天,一连讲了3天。

中师函授,往事悠悠。中国当代教育史上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学历补偿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合格的教师,支撑了世纪之交的基础教育,“急农村中小学之所急”成为我教育生涯中的永久记忆。

1978年12月,江苏广播电视大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雷,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广播电视大学在中国大地同时诞生,23岁的我有幸成为最早的一批电大人。40年来,我前后就职于区、市、省三级电大,亲历了广播电视大学始创、发展、高潮、艰难前行和转型的各个阶段,共享了广播电视大学取得的辉煌成就。

记得1978年12月初,区教育局召开电大招生会议,明确区电大由教师进修学校代管,一名副校长分管电大工作,教师当时只有我一人。1979年1月,省、市电大陆续逐级下拨给浦口电大24寸彩色电视机1台、黑白电视机2台、收录机2台、放像机2台、课程录音磁带数十盒。

经过短暂而仓促的准备,1979年2月,我们迎来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学。学习方式集中收看中央电视台按时间段播放的电视课程,或听播放录音,或由教师面授辅导。当时学历专业没有招生,只招收课程班学员。浦口电大首期招收了英语、高等数学(一)、无机化学等3门课程的学员,共80多人。学员每周一般到校3个半天,我的主要

我与电大四十年

■江苏开放大学 徐四海

工作是负责教务、学籍管理、设备使用、聘请和管理辅导教师等。

“文革”十年,很多青年人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电大的创办,如同给久旱的禾苗洒下甘露。学员们除特殊情况外,没有一个人缺席或不交作业,他们刻苦学习的情境,着实感人。在教学管理和服务的同时,我也陪伴学员收看了一年半的英语课程。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地方对人才的需求逐步加大,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管理和教学人员逐渐增多。从1982年起,在举办各类非学历教育的同时,浦口电大先后开办了成人学历汉语语言文学、会计专业、普专(高职)财务管理、化工工艺等专业。1988年我主持电大党政工作后,发展步伐更快,在校各类学员每年均在千人左右,尤其学历教育成绩突出,在全国统考中,成绩排名多处于前列。

浦口电大为改革开放、发展地方社会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而受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992年,浦口区政府在黄金地段为电大征地6亩,新建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篮球场等设施近5000平方米,学校从此有了独立

的校园。学校连续3年被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成人教育先进集体,我本人也被评为南京市成人教育先进个人。

浦口电大的始创、发展历程可以说是全国电大教育的一个缩影,它证明电大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全民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

本世纪初,我由南京电大调入江苏电大,当时全国电大系统正热火朝天地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这一时期,我在籍开放学员曾创纪录地超过20万。我先后担任过本科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等专业负责人和8门课程的负责人,所主持和负责的课程均获得过中央电大和学校的教学创新奖、网上教学优秀奖。

2013年初,学校更名为江苏开放大学,实现了新型大学的转型。学校的转型赋予我新的使命。近几年,我主持建设了8门本科在线开放课程,其中一门江苏在线开放课程为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程。

我把一生都献给了所热爱的大电事业。2020年我将退休,但“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我将继续不懈努力,为新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师专图书馆的变迁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吴琼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作为公共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师专图书馆,逐渐完成了从单一到多样、从简陋到宽敞、从传统到创新、从纸媒到电子的华丽转变。

40年前,连云港师专还是海州师范学院,图书馆也并未独立成楼,只是教学楼的一部分,十分不起眼。它的建筑面积不大,藏书也不多。那时还未实现开架借阅,读者隔着玻璃选图书,再由馆员拿到柜台上去登记。书的封底内有一张卡片,和借书证放在一起,作为借书凭据。

1978年以前,图书馆里的社科类书籍很少,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只有高尔基、郭沫若、鲁迅、李季、茅盾等人的书可读。据图书馆元老级馆员说,那时候的时光是学习毛泽东选集,毛选五卷出版发行时,新华书店的柜台都被挤破了。而图书馆里文学类图书少得可怜,来借书的人也不多,可读的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旗谱》《苦菜花》之类的书。那时,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政治藩篱中。

1978年,中国树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相伴相生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更多的书籍进入读者的视野。《青春之歌》《骆驼祥子》《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等一大批中外文学名著重见天日,被摆放在最显著的位置;莎士比亚戏剧,还有汤显祖的戏曲也得以上架展示。改革开放初期的“读书无禁区”打开了读者的眼界,图书馆为人们提供了精神食粮。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师专图书馆的馆藏迅速丰富起来。图书旧馆已经不能满足藏书的需要,学校建立了新图书馆大楼。图书新馆大楼主体建筑高11层,总建筑面积达32000平方米,藏有纸质图书80余万册,年订报刊1800余种,逐渐形成以优势学科为重点,师范教育为特色,数字化、系统化的馆藏体系。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师专图书馆已实现了统一的电子化管理,传统的纸本文献源源不断地挤进书库,真可谓汗牛充栋;多种数据库不断添置,一网打尽天下信息。报刊阅览室和电子阅览室接轨世界最新的思想文化动态,而网上数字图书馆则使更多的读者足不出户就享受到阅读和研究的便利。财经、管理、励志、职场、休闲娱乐、生活实用等各种门类的图书百花齐放,网络文学异军突起。

站在师专图书馆新馆气势恢宏的大厅里,一位见证了师专图书馆发展全过程的退休老员工感慨地说:“原来的师专图书馆很小很小,只有几名业务工作人员,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都非常落后。我30多年随同图书馆一路走来,眼见着这个馆日新月异的变化,真好像置身梦境……”

现在,全体师专图书馆工作人员积极投身“全民阅读”风潮,推动“书香港城”的建设,“读者至上,服务育人”也成为全体馆员的工作理念与信仰。读书的人越多,图书馆人收获的回报也越多,这何尝不是师专图书馆的骄傲与荣幸呢?